

丈量世界

**DIE VERMESSUNG
DER WELT**

〔德〕丹尼尔·凯曼 著 文泽尔 译



**DIE VERMESSUNG
DER WELT**

丈量世界

〔德〕丹尼尔·凯曼 著 文泽尔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丈量世界/[德]凯曼著;文泽尔译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15.9

ISBN 978-7-5442-7659-7

I. ①丈… II. ①凯…②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265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0-083

Die Vermessung der Welt by Daniel Kehlmann

Copyright © 2005 by Rowohlt Verlag, GmbH, Reinbek bei Hamburg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丈量世界

[德]丹尼尔·凯曼 著

文泽尔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
特邀编辑 李怡霏

装帧设计 金 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80千
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9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659-7
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旅行

一八二八年九月，全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多年来第一次离开故乡，前往柏林出席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。他当然不愿意动身。在获邀后的几个月里，一直都在拒绝，却敌不过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的顽固和坚持，最终心软答应下来。即便这样，他仍暗自希望动身的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。

现在，高斯教授躲在床上。明娜正催他起床，马车已经备好，何况路途遥远。他紧紧抓住枕头，闭上双眼，试图让妻子就此消失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明娜仍然站在床前，他便开始骂她难缠、专制，是自己余生的不幸。当然，骂也没用，到头来，他只好掀起被单、缴械下床。

他带着怒气草草洗漱完走下楼，儿子欧根正在客厅等着，行李已经装好。一见到儿子，高斯的怒火喷发了，他抓起窗台上的一只罐子，用力摔了个粉碎，然后跺着脚，继续砸东西。欧根和

明娜一左一右用手摁着他的肩膀，向他保证人们会好好照顾他，他不久就能回到家里，这一切就像一场很快结束的噩梦，但高斯仍不能平静下来。直到他年事已高的母亲被外面的闹声惊扰，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捏着他的脸问她那个勇敢的儿子哪儿去了，他才多少收敛了一些，毫不情愿地辞别明娜，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女儿和小儿子的脑袋，由人搀扶着上了马车。

旅途十分艰苦。高斯骂欧根是个失败者，顺手拿起木头拐杖，用力去捅儿子的脚。然后，他皱紧眉头盯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子，喃喃问道，女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嫁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娶她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？

欧根向后拢好长发，两手捏捏头上的红帽子，似乎不想回答。

说话，高斯冲他嚷道。

说实话，欧根应道，姐姐不是美人儿。

高斯点了点头，这个回答不假。便打住话题，问欧根要本书看。

欧根把自己刚翻开的书递给他：弗里德里希·扬^①的《德意志体操艺术》。这是欧根最喜欢的书之一。

高斯看了不过几秒钟就抬起头来，转而抱怨车轮上的新式皮弹簧减震装置，这东西让人们坐车时比以前更难受了。接着他说，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种机器，以火箭的速度搭载人们往返于城市之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从哥廷根到柏林，只需要半个小时。

欧根摇摇头，一脸不相信。

^①弗里德里希·扬（1778—1852），德国体操运动的开创者。

这既古怪又不公平，高斯说，生活充满了可鄙的专制，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，然后被束缚其中。它使你在面对过去时，有一种天然的优势，而在面对未来时，又与小丑无异。

欧根困倦地点了点头。

即便拥有他这样的头脑，高斯接着说，身在人类文明早期或者奥里诺科河^①畔，也无能为力；而两百年后的任何一个蠢蛋，都会以他为消遣，杜撰各种关于他的谬见。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，突然又愤恨地骂欧根是个失败者，然后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本书上。欧根凝视着窗外，以此来掩藏他那张因为受了羞辱和伤害而扭曲的脸。

《德意志体操艺术》是一本介绍体操器材的书。作者详细地讲解了由他亲自设计的、可以让人们在上面翻转跳跃的运动设备，还给它们取了名字：鞍马、平衡木、跳马。

这家伙简直疯了！高斯说着，一把打开车窗，将书扔了出去。

欧根喊着，那可是他的书。

就是这样才要把它扔掉，高斯说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，直到傍晚在边境驿站换马时才醒来。

在套换马匹的空当，他们坐在驿站的餐厅里喝土豆汤。客人很少，店里除了他们，只有一个蓄长须、两颊深陷的瘦男人。那人坐在邻桌，偷偷地打量着他们。高斯因梦见各种体操器材而恼

^①位于南美洲的重要河流，大部分流经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以及拉诺斯大草原。

怒不已，愤懑地说身体简直是一切耻辱的根源，上帝真会恶作剧，像他这种了不起的灵魂，竟被困在一个孱弱的躯体里；而欧根那样的庸人，却几乎从不生病。

欧根回应说他小时候得过天花，差点儿送了命，如今还能看到疤痕。

哦，是的，高斯说他都忘了那件事。他指指窗外的驿马，说这真是个笑话，同样的路程，富人花费的时间是穷人的两倍——租驿站马匹的人，每站都可以更换新马；骑自己马的人，得等着它恢复精力才能继续上路。

那又怎么样？欧根说。

啧啧，对于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，这似乎是理所当然，高斯说，就好比年轻男人会随身带手杖，老年人反而不带。

大学生持节杖，欧根说，一向如此，这习惯还会延续下去。

或许吧，高斯笑了笑。

他们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转动着汤匙，直到边境宪兵进了餐厅，命令他们出示通行证。欧根递给他自己的通行证，那是一张官方证书，上面写着：“此人是学生，无须怀疑，获准随他父亲一道踏上普鲁士的土地。”宪兵怀疑地看着欧根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通行证，终于对他点了点头。接下来是高斯——而他，身上什么凭证都没有。

没有任何证明吗，宪兵吃惊地问道，没有邀请函，没有官印，什么都没有？

高斯说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，上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，还是

在二十年前，那时就没有任何问题。

欧根试着向宪兵解释他们是谁，要去哪儿，是应谁的邀请。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，是受国王的恩泽而召开。作为荣誉嘉宾，他的父亲可以说是——直接受到了国王的邀请！

宪兵执意要看通行证。

欧根接着对宪兵说他可能有所不知，自己的父亲声名远扬，是所有的研究学会的会员，少年时就被称作“数学王子”。

高斯点了点头：人们说拿破仑就是为了我，才放弃炮轰哥廷根的。

欧根听了脸刷地变白了。

噢，拿破仑啊，宪兵重复了一遍这名字。

没错儿。高斯答得很干脆。

宪兵提高声音再一次命令道：出示通行证！

高斯干脆把脑袋枕在胳膊上，懒得动了。欧根用胳膊肘捅他，也没有用。随便啦，高斯喃喃自语，反正他也想回家，这根本就无所谓。

宪兵摆弄着自己的军帽。

就在这时，邻桌那男人掺和进来了：这一切都将结束！德意志将获自由，良善的公民将自在地生活、旅行——身体健康、灵魂饱满，纸上公文之类的，他们再也不会需要。

宪兵满脸怀疑，径直走过去，请他出示证件。

这正是他想要的，那男人一边嚷着，一边翻腾口袋。突然他跳起来，撞翻椅子，飞奔了出去。宪兵盯着大开的餐厅门，几秒

钟后才回过神来，追赶而去。

高斯慢悠悠地抬起头。欧根提议：立即起程。高斯点了点头，默默喝完剩下的土豆汤。岗哨里空无一人，两个宪兵都去追捕那个蓄长须的男人了。欧根和马车夫一起挪开道上的横栏木，踏上了普鲁士的土地。

现在，高斯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，轻松愉快地谈起了微分几何：人们几乎无从推测弯曲空间中的路径究竟指向何方，就连他自己对此了解得也很粗浅——欧根真该庆幸自己的平庸！因为懂得这些有时反而让人感到焦虑和恐惧。接着他开始回忆年轻时的苦难。他有个冷酷无情、不负责任的父亲——在这一点上，欧根应该是要谢天谢地了吧。高斯说，他在会说话之前，就已经能心算了。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算工资时出了错，他立刻哭起来。父亲刚把错误更改过来，他就变得安安静静了。

欧根一副入神倾听的样子，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故事纯属杜撰，是他哥哥约瑟夫编造、四处宣传的。父亲一定是听了太多次，以至于自己都信以为真了。

高斯又说起了“巧合”：“巧合”是一切知识的敌人，而他一直想要战胜这个敌人。靠近去观察，可以窥知藏在每处表象之下的无穷因果。退远了看，又可获知整体全貌。所谓自由和巧合，不过是观察距离上的问题。听懂了吗？

多多少少吧，欧根疲惫地回答，一边瞅了瞅自己的怀表。它走得不怎么准，但是现在一定是在凌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。

至于那些概率的规则，高斯揉着发痛的背脊，接着说道，却

并不严格。它们不是自然法则，出现例外也是可能的。就拿赌博来说，像他这种天才可能会赢，十足的傻瓜也可能会赢。有时他甚至推断，即便那些物理定律，也是循了统计学的规则，因此也允许有例外：幽灵的存在、思想的传承。

这算不算是玩笑话？欧根问道。

高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说罢便闭上眼睛，又沉沉地睡去。

第二天傍晚时分，他们到达柏林。数以千计的矮小民居，既无中心又无秩序，堆建在欧洲最泥泞之处、一片正在扩展的聚居地。一些恢宏雄伟的地标建筑正在兴建：一座大教堂、几处宫殿，还有一座用来展示洪堡那些伟大考察发现的博物馆。

几年之后，欧根说道，这里将变成一座像罗马、巴黎或者圣彼得堡那样的大都会。

全无可能，高斯反驳道，城市通通讨人厌！

马车在路面很差的石板路上颠簸，马匹被狂吠的路犬惊吓得两次，车轮也几乎要陷入小巷中的湿沙地里。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街四号，在市中心，新博物馆工地的后面——为了避免走错路，高斯用细羽毛笔绘制了一张非常精准的方位图。一定是有人老远就看见了他们并且通报了洪堡，他们刚刚驶进院子，屋门便打开了，四个男子径直向他们跑过来。

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是个头发斑白、身形矮小的老先生。跟在他后面的，是一位秘书——手里拿着已经打开的记事本，一个身着制服的仆人，还有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年轻人，他带着连有木箱的支架。四个人像是预先排演过一样，摆好姿势各就各位。站

在最前面的是洪堡，他朝着就要开启的马车门，张开了双臂。

马车门全无动静。

马车里传来激烈的争论声。不要，有个声音在喊，不要！之后是一记沉闷的敲击声，又是第三声不要！之后便好一阵子都没有半点儿声响了。

车门终于开了，高斯小心翼翼地迈出来，脚踏在柏林的街道上。洪堡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高喊对于科学，对于他自己而言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和荣幸的时刻！吓得高斯直往后退。

秘书忙着做记录，木箱后面的年轻人则轻声说道：准备！

洪堡僵住了。他不动嘴唇地低声向高斯介绍：那个年轻人是达盖尔^①先生，正在他的资助下研制一种设备，将生命中的各种瞬间拓印在一层光敏碘化银薄膜上——连流逝不停的时间，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劫持。无论如何，请别动！

高斯对洪堡说他想回家。

马上就好了，洪堡仍旧低声说，十五分钟左右吧——这算相当进步了。不久前还要比这长得多呢！第一次试验时，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背会撑不住。高斯想要逃走，但那个小老头儿却用令人吃惊的力道抓紧他，压低声音向侍立一旁的仆人下了命令，快去通报国王！仆人飞奔而去。然后，显然是因为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了个什么念头，洪堡又对秘书说：记下来，调查在瓦尔内明德^②养殖海豹的可能性，各项指标看起来都挺合适，明天向我汇报！秘

① 路易·达盖尔（1787—1851），法国画家，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发明者。

② 德国北部海滨小镇，现隶属于罗斯托克市。

书记了下来。

直到这时，欧根才一瘸一拐慢腾腾地下了马车走过来，并为他们的迟到表示歉意。

这里没有什么早晚的问题，洪堡小声说，只有要做的事情，而且迟早都会干完的。谢天谢地，银片应该还可以继续感光，别动！

正说着，一名警察走进院子，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晚点再说。洪堡紧抿双唇，轻言细语。

这算是一场非法集会了吧，警察说道，马上散开，否则就要公事公办了。

洪堡嘟哝着说他可是宫廷大臣。

什么？警察凑近了身问。

宫廷大臣，洪堡的秘书复述了一遍，宫廷成员。

达盖尔要求警察从他的取景框中走开。

警察皱起眉头，后退了两步说道：首先，如今人人都说自己是宫廷大臣；其次，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。那位，他指了指欧根，明显是个大学生，这事可不好办。

他要不立刻溜走，秘书说，就会遇上连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。

哪有这样同警察讲话的呢，警察犹疑地应道，他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。

高斯抱怨了两声，挣脱了洪堡。

噢，不！洪堡叫道。

达盖尔气得直跺脚：这么难得的历史瞬间，算是永远失去了。

就跟其他所有的历史瞬间一样，高斯面容平静地应道，全都一样。

的确如此。那天晚上，洪堡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曝光用的铜版。彼时，隔壁房间的高斯鼾声大作，整座宅子里的人都能听见。洪堡没有辨认出什么来。盯着瞧了好半天，版子上才隐隐约约浮现出一团混乱难辨的鬼影：某种像是水下风景的模糊图样。其中有一个手掌、三只鞋子、一截肩膀、一件制服的袖口和某只耳朵的下部。或者，又不是？他叹了口气，把那块铜版扔出窗外，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钝响。不过几秒钟之后，他就忘了那玩意儿，就像忘了那些他没能完成的事情一样。

海洋

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，因二十五年前那场热带考察名扬欧陆。他到过新西班牙、新格拉纳达、新巴塞罗那、新安达卢西亚群岛和美利坚合众国，发现了横跨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之间的天然水道，攀登过世人所知的最高山峰，搜集了上千种植物、数百类动物——有些是活的，大部分是死的。他与鹦鹉对话，发掘死尸，测量沿途所见的溪流、山峰和湖泊，穿行于每一处地洞，品尝过的野果和攀爬过的树木多得超过任何人的想象。

洪堡还有一个哥哥。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富庶的低阶贵族，很早就过世了。母亲则曾向歌德请教，应该怎样教育她的儿子。

后者说，人类志向的多样性应在一对兄弟身上显现，他们身上应分别体现对进行丰富实践和享受完美现实的向往，实际上，这根本就是一出事先排演好的舞台剧，赋心灵以希望，赋灵魂以沉思。

这句话无人能懂。母亲不懂，她家的总管昆特，那个耳大瘦削的男子也不懂。他的意思，昆特最后这样解释，和一场实验有关。兄弟俩中的一个，应该从事文化工作，另一个则该做个科学家。

那么，怎么分配呢？

昆特沉思半晌，最后耸耸肩，建议抛硬币。

十五位高薪请来的专家，为兄弟俩教授堪比大学水准的课程。弟弟学习化学、物理和数学，哥哥则学习语言与文学，希腊语、拉丁语和哲学是两个人的共同科目。每天十二小时，每周七天，没有假期。

弟弟亚历山大寡言少语、身体虚弱，时时需要激励，成绩又勉强强。只要老师放任不管，他就一头扎进森林里，捕捉小甲虫，并以自己思索出来的体系进行分类整理。九岁时，他仿制了由本杰明·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，将它固定在他们那座位于首都附近的城堡的屋顶上。那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根避雷针，另一根安置在哥廷根的物理教授利希滕贝格^①家的屋顶上。只有在这两处，避雷针才能更好地直面天空。

而哥哥看起来简直像个天使。他的谈吐仿若诗人，年纪很小时，就给德意志的名流写早慧的信笺。不管是谁，只要与他会面相谈，都会喜不自胜。他十三岁便已熟练掌握两门语言，十四岁四门，十五岁七门。他从未受过罚——没有人能说出他曾经做错过什么。他可以跟英国特使谈论贸易政策，跟法国特使探讨暴乱

^①格奥尔格·克里斯多夫·利希滕贝格（1742—1799），德国数学家，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验物理教授，作家。

的危险性。一天，他把弟弟关进一间偏僻房间的橱柜。翌日，当仆人在橱柜里找到已经昏迷的弟弟时，他却宣称是他把弟弟锁在了里面。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真相。还有一次，弟弟在饭菜里发现了白色的粉末，凭借丰富的化学知识辨认出那是毒鼠药，然后颤抖着双手推开了餐盘。坐在餐桌另一侧的哥哥，看着他，目光深不可测。

兄弟俩都不否认，这座城堡时有鬼魂滋扰。也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事情，就是——空荡的走廊上的脚步声，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孩童的哭泣声，求人购买所售鞋带、小号玩具磁铁或柠檬汁的幽灵般的男声。更加离奇怪诞的是与之相关的故事，而昆特给这两个年轻小伙子读的，尽是一些关于游走的法僧、洞开的陵墓、从地底探出的手、冥界秘制的妖水仙酿，还有降神会（让惊惧得动弹不得的信众同死者对话交流的尝试）的书。这类书籍正风靡一时，并且，此前从未接触过这类文字的人们仍不能适应它所带来的恐惧感。阅读它们很有必要，昆特解释说，成长必须直面黑暗，不了解形而上学式的恐惧，就永远没办法做一个德意志男人。在读到狂人阿吉雷的故事时，他们被深深吸引了。阿吉雷推翻了国王的统治，自己称帝。在一次梦魇般的征服之旅中，他带着人马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。河流两岸的灌木茂密繁盛，让人无法登陆；禽鸟四处鸣叫，细听却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语言；而当人们仰望苍穹，天空中映现出一派城市影像，那些建筑的风格表明，它们绝非当时人类的设计。几乎没有探险家曾涉足那里，亦不存在一张值得信赖的地图。

弟弟说他想做这件事，他会去那里探险。

你当然想，哥哥答道。

他说他可是当真的！

明白。哥哥说着唤来一个仆人，让他记下当天的日期，还有当时的具体时间。总有一天他会为这精确的记录感到高兴的。

兄弟俩的物理课和哲学课由马库斯·赫尔茨来教授。他是伊曼纽尔·康德最喜欢的学生，绝世美人亨利特^①的丈夫。他把两种物质倒在一个玻璃瓶里：混合后的液体迟疑片刻，突然就变了颜色。他用一根细管引导氢气，将一簇火焰凑近管口，火焰霎时跳跃欢腾起来。零点五克，他说，火苗十二厘米高。即使会被吓到，量化这些现象却是个不坏的主意。

文人雅士们每周都会在亨利特沙龙上谈论上帝，谈谈情感，流几滴眼泪，彼此书信交流，称他们是“美德促进会”。没有人知道这称呼是谁发明的，他们的谈话内容对外通通保密，但彼此之间，却必须将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全盘托出。哪怕什么都没想，也得创造出点儿才行。兄弟俩是年纪最小的沙龙成员。参加沙龙很有必要，昆特说，一次都不允许错过——这是对心灵的培养。昆特十分鼓励他们给亨利特小姐写信。年轻时若怠慢了多愁善感的情怀，年长时就会有令人叹息的情感结局。当然，他们写的每一封信都必须先交由他过目。跟他期望的一样，哥哥的信写得更好些。

^①亨利特·茱莉·赫尔茨（1764—1847），女作家，柏林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沙龙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